



兵部

儲餉屯田

舟車卷械

茶馬貢市

二十一

22

15
1365
22



門
15
1265
22

五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四十九

古今議論叅卷四十九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陸贄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畜○是○棄○封○疆○故○晁○錯○
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
臣○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
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頽○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
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購求

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按官同勾當勸納仍
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刺處分並
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補填則是
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
縣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
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
過事之後准勅合各填貸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
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
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

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
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故宜有備戎狄爲
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
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
何惟是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
場之幸也

晁錯貴粟論愚以其所言重地着編從戶曹農務
要其大意歸着實邊故其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其言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拜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穀必多。後代計邊儲者。多祖述焉。年來遼河工等。例數數開納。而言似亡徵于塞下。其名是其實非也。

議復海運以裕遼餉疏 龔用卿

臣愚嘗聞軍士之命存乎衣食。飽煖之道存乎饋餉。惟水陸之轉輸有法。故軍國之資儲攸賴。訪得遼東地連邊塞。風土寒薄。而帶甲十萬。綿花布疋不能自給。取辦于山東。繇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一晝夜可達東遼旅順。每年給散布四疋。綿花稱是。頗得實用。近因正德初年。該府具奏。暫罷令解折色。每年給銀八錢。置買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繇是布花多。高貴之價。軍士無飽煖之需。夫遼東朝廷東輔。

古今詩話卷四十九
軍士衣食不足何以責其禦捍戎狄照得該府原題止爲風波損壞船隻勞費營造而不知致覆溺者有故每因空船回府見遼東木植賤多順爲貿易且駕使之徒總攝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殊不知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爲然而漕河通年安保無覆溺之虞乎懲羹吹虀徒取目前之利而不計邊軍之困非至公之見也臣等以爲海運之廢興決在今日失今不舉終無可舉之日何也海運道路與漕運不同其中有淺灘暗石可泊不可泊之處難以槩論今幸而止

廢運之日未久而諸曉海道之人尚有一二存者過此十年則其人俱亡雖有海道一經苟不得慣經久練之手陳迹雖存何所指示嘗備訪于巡按御史史褒善苑馬寺卿馮時雍究其利害爲國家久遠之圖念邊方苦寒之疾而登萊之海端不可以不通者其見同也况今遼東金復海蓋四衛海島中多有山岷無下數千餘家亦各有船往來登遼貿易度活爲生先年逃匿難以拘束近已服屬該衛出納山稅載在版籍可考也就令撐駕官船轉運糧布給以腳價編

洵有充國。甌脫可爲沃野。誠量給牛種耕具以招屯者而勿遽收責俟三年之後屯有成效給爲永業然後三分取二以其一充屯本一以充餉餘聽其轉輸貿易卽不盡入公庾而粒米狼戾值自損矣北方土高或令間樹木棉以資衣絮臣見中州多種者如近畿肅寧有布頗堅好可用其一驗也耕者旣夥井閭櫛比樹蓄亦廣雞豚狗彘當漸如內地則布帛食物價亦浸平異日皇上予餉萬金足當今日數萬之用是精阜上一歲中節餉數倍卽生財數倍也斯時

無論夙逋可蠲卽加派不可稍減以示休養乎伏願規盈縮之根本寬窮蔀之膏脂溼而納之臣愚幸甚言樹棗栗者不但可以限戎馬然並未有言樹木綿者邊士宿飽且挾纊而居矣直臣固饒經濟也施有翼

後三分取二以其一充屯本一以充餉餘聽其轉輸
 貿易即不盡入公庾而粒米狼戾值自損矣北方土
 高或開樹木棉以資衣絮臣見中州多種者如近
 畿者蠶土麻頭且外懸而吳矣直對固蠶蠶而
 櫛言樹棗栗蒼翠野何似海熟然並未亦言樹木
 賦盛繇之琳本實竊藉之膏詎紙而採之引愚幸其
 無備風蠶再豨鳴賦然不敢傑超以示林養平外賦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來黃道周
 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筭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
 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之為國者計繼于朝夕
 而議懸于歲朔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
 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充末流相倣汰一
 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深索不
 已故今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獨以為富國之患天
 下之患以為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人主
 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

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四百萬。出幾倍之。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糈。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糈。猶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又

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是以天下少給。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于刀錐。內臣渴于鑽窄。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中外蚩蚩。惟兵是利。監門廝養。擊拆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旣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疆。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四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不曰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則

日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故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與阜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膺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昆棄有用于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其所以見富。則

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嘒嘒。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王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萬。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夷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于

遼陽一
段即太

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
外四五十里。聚十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咨且
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會昌之末。雜賦極少。
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
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賊多則蠹生。
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
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
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臣兩言而決耳。曰。決
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

釋先生
林思之

意請宋
段方見

實者

決棄遼陽。則兵宜屯于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守
關六萬。乘塞清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
棄遼陽。則兵宜屯于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管轄
三萬。屯田五萬。待于關內。積蓄新餉。俟一千萬。三年
待動。亦不為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
常為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棄。而
為虛聲。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而
之不可虛恃。而常為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
皆知水西不破。則東夷必不靖。東夷不靖。則水西必

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弊。臣故曰。食冗之耗小。識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識者之未察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籞。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管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之五營。以召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且禱之談。稱兵稱餉。使夫齷齪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按先生九邊兵餉議曰。兵餉之廢興。皆起于屯。而尚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

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
 分○畝○則○屯○興○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
 而○止○一○軍○則○屯○興○不○得○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
 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
 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于○五○百○里○之○內○存○為○
 著○籍○去○為○踐○更○則○屯○興○存○不○著○籍○去○不○踐○更○則○屯○
 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折○則○屯○興○既○踐○更○復○徵○折○之○
 則○屯○廢○屯○田○興○廢○之○故○可○謂○要○言○不○煩○矣○

議屯田便宜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
 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願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於是上田處及器用
 簿。累復奏對。利害甚悉。又條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云。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離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毋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按先此昭帝始元初。發吏士屯張掖。在文武時。晁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營平而法詳。嗣是諸葛亮

屯渭南。魏武起許下。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
襄。杜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
中。李泌復府兵。屯于諸邊鎮。其後楊炎嚴郢。李絳
韓重華輩皆屯田矣。宋如樊知古。張齊賢。何承矩。
呂惠卿等難以盡載。爰及我明。無慮數百家。施
爾奮屯田志論。贊曰。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
狄。數千里外。蓋餽糧絕險之難也。於是乎屯田。猶
有先王之遺制焉。然皆在邊城。魏晉以來。中原轉
戰。宿兵所在。亦皆屯田。唐末始盛。至宋兩季。迫於

金元夷狄深入。反于內地。屯田制中國矣。故元世
屯田布中外。國朝因立衛所。官褒寵功臣。凡荷
戈者。給屯耕種。久且沒於權豪高貴。非衛軍之舊
也。議者率欲復祖制。然其勢必不能。若夫所議
邊城屯田。爲古今良法。趙營平先零之功。不可復
見哉。必欲復內地屯田。請循其本。

裴柱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
 中。李泌復府兵屯于諸邊鎮。其後楊炎嚴郢李絳
 具若必燔對山。田。精。其本。張齊賢何承矩
 數。中。田。為。古。今。真。去。欲。管。平。表。零。之。也。不。可。其
 也。蕭。香。率。燔。對。山。師。師。然。其。變。必。不。能。若。夫。田。蕭
 又。皆。餘。中。樵。薪。又。且。受。於。艱。稟。高。管。非。備。軍。之。舊
 中。田。亦。中。也。國。障。因。立。備。官。喪。竊。世。田。亦。荷
 金。示。夷。然。彩。人。又。于。內。田。中。田。師。中。國。矣。姑。示。世

今古屯田利害議

董應舉

職聞從古兵興餉乏。多以屯田為利。然屯早者功成。
 屯遲者功壞。先零之役。漢之疥癬耳。趙營平恐兵久
 貧破先零。而國若無兵馬。忠臣謀國。豈待敵而後圖
 乎。曹操之脩犀雄也。以屯許不。鄧艾欲圖淮南。議移
 屯于壽春。司馬懿用其策。廣渭渠。溉東南諸陂。大佃
 淮北。又廣淮揚百尺二渠。所在露積。軍無留行。羊祜
 鎮襄陽。計罷石城守。分兵開屯。卒以沼吳。此皆屯早

功成者孔明智矣。用兵筭無遺策。然急于進取。六出祁山。糧道不繼。既困乃屯。滑上兵民雜耕。未幾而將星墜。此屯遲而功墮者。唐之屯其著者。為婁師德。初為豐州大都督。衣皮袴率將士。以耕積粟百萬。後以平章出營河蘭鄯廓。復營隴右。振武告饑。侍御韓重華出為水陸運使。至則出贓罪吏九百。給牛種使耕。兩年得粟四十萬斛。吏得除罪。軍需以飽。又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百三十人。種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中受降城。出入山河六百里間。屯

堡相望。歲省度支千三百萬。此皆屯效較然也。李泌欲因戍卒屯關中。市吐蕃原蘭運牛。治農器給諸種。待熟而倍還。餘則增價以糴。使屯者獲利。願留者即以屯為末業。遣其家人就之。久則戍卒皆成土著。而府兵之法可理。夫戍非土著。猶欲因屯以復府兵。况可棄土著而遠募兵乎。以此觀之。督兵者以兵屯。以戍卒屯。發運者以募屯。屯蚤則無不獲利。而屯遲者雖孔明亦至墜功。此亦千古言屯之梗概也。我明神宗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削平諸亂。軍費浩繁。乃以康

茂才主餉營田。水輪陸運無不給足。天下既定。謀臣畫守邊策。請選諸將畫地分屯。人五百里。遇敵則戰。寇去則耕。屯即爲餉。不待轉輸。設世世能守此法。何豐州振武之足言乎。成祖靖難後。散遣諸軍三十萬。給與腴地。轄之衛所。徵其餘糧。以備軍儲。更畚入衛。其制近于唐之府兵。無奈法久弊生。屯地往往爲有力者所奪。于是屯糧日虧。尺籍日不可問矣。正德三年。乃設屯田御史。查核各衛子粒。除革奸弊。轄二畿一省。一歲一差。地廣而期迫。此豈有意使之屯。

乎。然以屯爲名。不得不責成州縣。州縣見御史之歲易也。持三年開荒之說。應迓迓相沿。歲歲奏報。卒無一實。失在制不在御史也。嘉靖季。議者以屯無實效。請遣風力重臣。隆慶間。又遣三都御史。分督三省。皆未久而罷。萬曆遣徐貞明。偏查京東水利。止宿荒祠。用心可謂勤矣。而水田一敗。仍復罷去。此其故可思也。既有屯院。又復特遣。是分御史權也。州縣所報歲歲不實。特遣者仍責成州縣耶。是仍不實也。特遣者不責成州縣耶。身督之。身效之。稍以利見。是明特遣。

之效無以處夫御史也。此所以屢遣而屢罷也。不知一畿一省。一年一差。勢不得親事而考成。雖后稷不能成功。况御史乎。不更其制。而屢擇其人。既擇其人。不終其任。此亦議者不思之過也。今欲收御史屯田之效。宜倣韓重華故事。分北京山東河南為三差。而久其任。歲取其屯入餉軍。即以地方撫臣省餉多寡為據。方有實效。效實而加峻擢焉。抑亦可也。又莫如脩我太祖法令。主餉者查核各州縣備邊備荒及馬房地募人開種。以班軍開河築堤。在在成屯。以便

水者克運。遠水者變為脚價。地廣屯多。數十百萬之糧。可具。猶勝于召買。截漕十倍矣。又莫如清成祖軍屯之餉。于權貴者還之。軍令二十家餉一精卒。不廩于官。擇一名將統之。時時操閱。春秋合閱。于三大營。課其殿最。有事則聽調。此不募不餉。坐得成卒萬人。下可為澤潞。上可為府兵矣。又莫如令關內關外諸撫鎮。皆揀卒以屯。自屯自餉。其芻稿即為馬料。農興力作。農隙操練。兵不坐食。心力齋一。間以開溝洫。成地險。游騎護作。臺堡相錯。虜入收保。出可擊其情。

言不可廢

歸。內省。餉而外逸。以守邊法。無善此者。寧前道袁崇
煥有言。今日事勢。譬如醫病。當計通身膏血。若以通
身膏血。盡注瘡孔中。其人未有不仆者。其欲關外選
精兵六萬。練以待戰。餘兵悉令屯田。屯糧既多。人有
固志。聲壯勢長。相機而進。屯之所及。即為我土。不然
餉一不繼。必無幸矣。職以崇煥此言。乃恢疆穩着也。
至于職之所屯。兩年息可兩倍。視前三特遣。既已効
矣。而用力尤艱。地有制而買地開荒。兵有阻而僱人
開河耕佃。則借本資力。分收則官三民七。州縣則納

糧當差。衙門則供官僱役。非將帥非發運。徒以一手
一足。與其徒竭蹶于荒煙莽漾之區。千搖百阻。猶挈
挈不休。何苦哉。誠知國匱民困。不可復支。非屯決不
能兵。非屯練相資。決不能國也。夫處勢極則定。慮生
議論。一則成功易。故觀克國孔明。則屯宜早。觀師德
重華。則屯宜專。觀二祖神謨。則屯法宜遵。觀今日
事勢。則屯任宜審。職智能短淺。不知經畫。惟在當事
詳議屯田利害。以定廟筭而已。

吾師於 熹廟二年開屯。先是領帑金十萬。讓毛

帥者三萬。用之安插者二萬三千。用買地買器。開
 通海屯河者。又一萬有奇。計屯本只三萬七千耳。
 三四兩年子粒變價還部一萬四千兩。米麥高粱
 兌運約可六萬二百餘石。計值三萬餘兩。其水運
 陸運腳價。及納各州縣錢糧。不下六千餘金。乙丑
 轉官臨行。又解天津餉部一千七百兩。合上五萬
 七千七百。以抵三萬七千屯本。幾及倍矣。至於三
 年自家俸廩及屯役屯官書辦工食。皆出自備。未
 費州縣一毫也。又甲子一年。試用葛岵陸屯千兵。
 卽以子粒抵餉三千六百兩。解還天津道。斯皆已
 覩之明效也。

通海屯河者。又一萬有奇。計屯本只二萬七千耳。三四兩平子粒變價還部一萬四千兩米麥高。免運約可六萬二百餘石。計值三萬餘兩。其水運陸運脚價及納各州縣錢糧。不下六千餘金。乙丑轉官臨行。又解天津餉部一千七百兩。合上五萬七千七百。以抵三萬七千屯本。幾及倍矣。至於三縣之即效。屯役屯官書辦工食皆出自備。未。哨以子。武。熱。順。三千六百兩。輸。數。天。軍。董。祺。督。日。

關且屯田議

董應舉

世言諸葛聰明。嘗以屯田一事觀之。不免輸營平一着。何也。嘗攷營平當漢全盛時。何難一先零。乃汲汲以繇役不息。致生他變。為慮。力策屯田。減騎士。省大費。竟能坐困虜。而國若無兵焉。此如下棋審定一着。而全局皆救者。孔明以一隅爭中原。急于進取。數戰以微利。既困。乃屯渭南。未幾而將星墜矣。此如下棋着着殺着着救。雖勝。而卒以不振也。孔明事事精采。營平事事持重。然營平得一先着。便收全勝。故曰。籌

定於外。福生於內。從來佐霸興王。成大事之人。皆無許多精采。只會大打筭識。先着而已。今日先着安在。內帑既竭矣。民膏已枯矣。東西之禍未息。關上本色。至百六七十萬。度支金錢三。此猶嗷嗷不足。司農嗷盡心血以應之。計無所出。其勢不能終日汰兵。不可減餉。不能汰則散而為盜。減則囂而為變。且兵之虛實。大將為政。備兵使者不得問。如驕子索哺。不饜不巳。力不能供。且反戈內向矣。今日事勢不待狡虜和關。且立蹶也。然則舍金城一策。更有何策可救乎。以

愚計之。關內外兵不下十餘萬。若簡三之一。以屯人旱地二十畝。准糧幾月。寬其入數。示以屯利。將無不力。令各鎮帥亦知之。簡不任戰者。以屯是為不汰。而汰絕乳者。先以餽代兒。且耳餌而忘乳。今以屯入抵餉。是為不減。而減涉遠者。中道衣敝。挈物于百里之外者。半至屯。漸近則脚費漸省矣。津門之六十萬脚價。可半裁也。饑大費而兵不飽者。糧貴于所乏也。屯則沿邊糧賤。而士馬易飽。牛馬仰秣。非蒿枯芻梗。不飽屯則自足。而草料不躍。人心有恃。則強屯則人各

有恃。不生邪心。地險以爲固也。屯則溝遂縱橫。胡騎不得長驅。自古兵興不息。財殫力匱。未有不屯者。獨乞國能未匱而圖之。此其所以高出千古。匱而不圖以國予敵。今之議者。但曰。屯則妨操。恐兵弱。若然則乞國何以減騎士省大費。全制虜乎。且向年之敗。逃送死者。亦何曾不操。今之調邊。卽逃者。何曾不借操練名。而卒不得一兵之力。豈以屯而廢練之故耶。夫屯亦練也。勤力合作。則力易生。聯畛耦耕。則心易齊。農隙操練。則耳目易一。以平時練力。練心之人。又有

半年練耳。練目之事。安見屯之廢操。而能弱兵乎。觀之近事。則操者如彼。考之古法。則屯者如此。審時度勢。則糧餉無所措。計之人力。則借兵力。以開水利。可省雇值。以屯入抵餉。可省餉金。度之地利。則旱地費省。而利厚。宜于北兵。水田費多。而利微。令習者參焉。總可救匱。屯不妨兵。百不失一。願當事諸公。博采群議。爲營平之先計。勿爲孔明之後悔也。

未匱而圖。識破營平妙着。此篇不汰而汰。不減而減。下篇三爲農兵。七爲練兵。卽起營平商論。亦當

有。蔗。蓑。之。事。兵。有。操。練。之。事。當。蔗。蓑。而。操。練。則。田。事。妨。矣。當。操。練。而。蔗。蓑。則。兵。事。又。妨。矣。古。人。屯。田。亦。用。游。騎。護。作。豈。盡。兵。而。農。之。之。謂。乎。然。則。周。禮。所。云。寓。兵。于。農。何。謂。也。周。禮。一。井。之。田。出。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是。八。家。而。僅。甲。士。三。非。盡。八。家。而。驅。之。兵。也。詩。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益。于。此。而。講。武。于。此。而。擇。伉。健。以。備。甲。士。故。曰。寓。云。爾。故。無。事。則。甲。士。藏。于。農。而。助。耕。有。事。則。當。先。而。戰。此。其。制。也。繇。此。言。之。周。亦。未。盡。農。而。兵。之。也。明。矣。議。者。曰。兵。農。合。一。屯。練。相。兼。此。

但。美。言。無。當。實。事。愚。以。無。兵。不。可。以。成。屯。盡。兵。而。農。不。可。以。爲。兵。但。於。其。中。擇。其。不。任。戰。者。以。耕。合。其。力。以。開。溝。別。遂。大。事。合。作。既。可。省。費。耕。之。所。入。亦。可。省。餉。此。則。養。兵。而。去。坐。食。之。害。屯。田。而。成。功。最。速。者。也。不。然。兵。不。可。撤。食。不。能。繼。今。日。請。帑。明。日。請。餉。坐。食。而。自。窮。生。亂。而。益。敵。天。下。不。危。未。之。有。也。

施爾奮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此中土內地國家無事之際。其立法則然也。後世議屯。多是邊地胡騎搶攘之秋。三時力田。農隙講武。其說自不能行。

先生議三為農兵。七為練兵。農專蓆蓑。兵專訓練。歷代屯政得未曾有。

屯田議

夏元彝

天下有異天下乎。今乃愧嘉隆。嘉隆愧成弘。成弘愧洪永。用益耗矣。猶可諉曰日奢。本朝視宋。宋詘於唐。唐詘于漢。即又何說也。臣嘗考之。古者無棄地。地藝五穀。有溝有洫。有澮有川。故其壤悉膏。秦夷其制。至漢而微。然其溝洫間存。至唐而湮。至宋而絕。迄於本朝。大川陸矣。故今之大地。類半荒然。則用以代詘。惟田之繇。屯事不舉。何路而優歟。雖然。屯之為事。利百而不害一。即無賴臣言。顧其廢有繇。殆難卒舉。則

臣請自爲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辛。剛疆。其性則然。勃壤輕。舉彌望千里。燒瘠之所。舉鋤向之。楊沙一至。爲陵爲阜。何道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雍冀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突爲窒乎。日招雨師。而剛治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漱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臣請畧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所籌。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洹息。濟兗之郊。濟泌泗沂。

三秦之地。涇渭漆沮。江淮之間。水波大。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濬以瀦。原大澤肥。奚必朔易并雍之。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于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屯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貿主歷年。迄今而復。攘民以資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卽民乎。驅之以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于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主。有勞有資。有杖有稽。卽比里而董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旣富且康。今卽時。

古今議論卷四十一
事急何踰此。藉第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裕。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卽鹿無虞。空碌碌耳。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爲空。蘇軾嘆之。臣則曰。毋贅。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喻巨室民。則其傭稽較必切。視筭必工。馭吏有術。田事畢舉。則難。臣曰。上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用訛。賚將焉取。臣則曰。馭民如馭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能以千夫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

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馭之。而周厥事。臣則曰。懷襄之勢。繇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潰。以溝以澮。以滋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北民惰耳。首驅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暨河之流。與地繫。平大海之勢。趨于東南。潮之所毒。以激以淤。遼海青齊海。則縈之。潮不爲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

難臣曰。惟地之膏。緊其精華。量則有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之域。營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淮淞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則難臣曰。燕薊之豪。若勳若戚。名田大夥。廢而廢耳。苟闢而獲。彼則攘之。臣則曰。匱民雍瘠。田斯憂耳。主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爲墨墨。視坐耗國。幸以其力。徵農師民。貸豪資。豪貸民力。厥利則蕪。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奈何。臣則曰。上爲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畝。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穫。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卽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以此文。庀事。事當如此文。姬公旦之考工也。

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樹也。枝也。專事當。最。地。支。振。公。且。之。其。生。世。軍。近。毒。久。興。林。野。非。其。增。大。對。軍。需。引。諸。言。出。無。所。對。引。精。審。天。獨。浪。留。守。中。冬。昏。厥。在。世。人。自。嚴。審。然。昏。中。則。難。不。崩。水。計。營。業。舉。求。博。庫。官。中。將。賦。如。計。難。四。神。與。必。守。世。氣。難。自。古。通。書。及。出。世。元。難。卒。去。耳。主。資。難。費。專。大。若。知。守。慎。而。鮮。孰。奈。何。臣。曰。土。為。之。限。燕。慎。難。臣。曰。吳。守。益。矣。軍。中。若。何。荷。艾。艾。難。費。以。

屯政議

楊廷樞

天下財匱而憂財。猶人既饑而思食也。財匱矣。謀竭矣。無旦夕取携之便。而後謀之于屯。猶饑者蒙袂。宛轉於道。而謀者方荷畚鍤。衣襜褕。俶載南畝。出而號於市曰。吾急其旦夕需也。必無及矣。雖然。以今日之屯。而救今日之饑。非策之善者也。以今日之屯。而救異日之饑。則策之善者也。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汜山蔓山。涸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

古今議言卷之四十一
而當一。五而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蔭五壤五浮。中土五杰五臚五監五剽五沙五壩。下土五猶五牡五殖五蔽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蓋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鼂錯入粟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

之畧也。商屯則自葉淇改輸粟爲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邊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井。而各處衛所又陰借于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清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產。軍得其微值。而上供者不。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圯。國家旣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屯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難。卽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淇之罪尤桀也。然

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卽爲乘塞守堠之用，省輪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屯耳。夫邊屯有三擾：風沙暘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俱絕，桔槔不能爲功，是地擾之也。溝塹未列，蹂躪忽生，旣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蝻，墾荒蕪，緩賦稅，立屯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塗羹之說，然則屯固不可復與。夫古之行之者夥矣，武侯之于斜谷。

郭尚父之于河中，羊叔子之于襄鄧，范文正之于陝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己，較尉屯之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九邊之急也哉。與夷雜而屯，從來議屯者未發。

與夷鏖而... 卷四九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五十九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議脩車戰

余子俊

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世有以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法。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



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補塞。凡戰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費。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不過百步技能。我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隨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亦脩邊至計也。

按宋李綱論用兵。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非運車以制之。無以禦其奔突。陳建治安議。曰。宜脩車戰以當

虜騎。蓋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動則足以衝擊。止則足以連營。李滄溟論舟師。有曰。列檣如牒。可使瀕海無露國。愚亦曰。垂氊成幔。能令原曠有安宅。車戰可不講歟。其法莫善於宋魏勝如意車。弩車。砲車。制度具存。倣而用之可也。

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費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牙
 矢不過百步技能我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
 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
 過車輿車歸喪其計妙而用之可也取便策應運無
 足字車輝而不韞燠其去莫善於宋蹇淵咬意車登
 對賊或無靈因思亦曰垂野烈烈猶前令烈勦其安
 五限式以甄營李食冀歸其神亦曰既斷咬烈可
 與淵蓋輝之凡車一制之蓋甲也輝限式以神靈

論車騎

周士隆

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爲
 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
 者要之升陲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
 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
 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爲
 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蹂。騎之所馳。何止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若後代裹陣。揚子馬非古法也。

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餘
賦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六
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
跡。騎之所馳。何止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兼
賦。不待知兵者知其說也。戰時出何如。所謂在險中
弓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
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
海烈常。遂以音。昔。蘇。升。寒。軛。于。鼎。非。古。也。也。以。正。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李綱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
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
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
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旌旗戈甲之盛。恐
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
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
將至。則東南之兵。養奇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
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

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勝
權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為水軍
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數習擊
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
東南之心矣嘉祜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陽置戰艦
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
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論海運可習水戰

丘濬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
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
滅也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
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臣
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又
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
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
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

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
至廣。猶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
艘。繇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
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
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攷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
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
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竊以爲
船謂之樓。其質必大。蓋所費不貲也。請凡爲運舟者。
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
而兩得哉。

至廣。猶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繇海道潛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故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而兩浙。結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竊以為必。辦。彈。具。無。事。傾。用。以。節。首。事。傾。用。以。彈。豈。不。一。舉。

論戰船之敝

陳益祥

戚太保繼光戰船之制。有福冬鳥快。唬五號。福船最鉅。以橫截衝犁。有車碾螳螂之勢。冬以翼傍擊鳥。以備飛伏。快以助長驅。唬以撈功級。以次漸小。海戰之長技也。其後浮慕節省者。乃以冬為福。無可以備衝犁。而以三板為唬。又無以資斬截。至于三派小修。五派大修。則估計料費。非不期于堅固。然而上下官吏。以及胥隸之剝削。總哨捕目之侵尅。十已去半。工匠苟且莫敢誰何。而戰船如紙矣。且五船屯兵。各有定

額今則上下官吏以及總哨鄉宦虛名昂糧一船不
過數人查點則臨期雇倩自相欺隱以避一時耳目
亡論擊矣無人即倉卒風濤起旋開蓬皆不能辨又
製造軍器火藥皆苦鈍虛冒不堪應用嗟夫以為世
方承平無事于此則不宜以生靈膏血供此戲具以
為思患豫防必不可已萬一海警告急而紙船鬼兵
操挺冥器何益毫末余叔汝翔兵防論云當
高皇帝時養軍以守邊海既而軍皆萎腴坐食則養
民壯而軍之食如故既而民壯徒為郡縣承符役使

則募客兵而軍與民壯之食又如故今兵不足恃矣
又將誰恃乎嗚呼有司託言為民禦災悍患酷刑箕
斂以資軍興貧者至于賣妻鬻子體無完膚半供兒
戲半充官吏之橐不亦可哀哉刺爰用以擊予用以
此閩海最痛心刺骨之論也嗚呼豈獨吾閩哉
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用矛以句句至施戟以刺
短兵相接始用刀劍焉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
無車戰惟用騎步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為主矣今
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無古之所

額今則上下官吏以及總哨鄉宦虛名肩糧一船不
過數人查點則臨期雇備自相欺隱以避一時耳目
古論擊矢無人即倉卒風濤起旋開蓬皆不能辨又
製造軍器火藥皆苦鈍虛冒不堪應用嗟夫以為世
方此間敵彙敵心陳晉之儲也認習豈斷音聞始以
為半空音曳少橐不亦何京結警告急而紙船鬼兵
熾以資軍興資者至于賣妻鬻子鬻無宗書半掛泉
交泯藉執乎無和官同持言為只禦災孰患謂師莫
與寒容兵而軍與只掛女食又收始今兵不致拜美

增脩器械議

丘濬

古之兵器見于周禮者五。戈。殳。戟。酋。矛。夷。矛。是也。說
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有弓。矢。馬。五兵之
外。有劔。有矛。有盾。有弩。戈。戟。主刺。殳。用以擊。矛。用以
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在矛是也。方車戰
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用矛。以句。句至施戟。以刺。
短兵相接。始用刀。劔。焉。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
無車戰。惟用騎步。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為主矣。今
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無古之所

謂戈戟及矛與弩者。意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
 不復置歟。然弩尚用于廣右之獐。而湖廣苗人所
 用之。旬乃。即古矛之遺製也。臣愚請命臣僚兼通文
 武者。講求其故。加用矛弩二器。仍下湖廣二道。選其
 精于二技者。赴官教習。若夫戈之為戈。略如今俗木
 棍。宜依古制。更備此器。以擊虜馬之足。亦不減宋人
 用。蘇札刀也。蓋虜惟用弓矢一事。我既用弓矢。又用
 火鎗。又復用古人之弩之及之。矛則虜之長技。一我
 之長技。五以五制一。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
 我之長技已斃于百步之外矣。

不復置歟。然弩尚用于廣右之獯猺。而湖廣苗人所
用之。亦凡印古矛之遺製也。臣愚請命臣僚兼通文
武者。講求其故。加用矛弩二器。仍下湖廣二道。選其
精于二技者。赴官教習。若夫矢之為安。略如今俗木
棍。宜依古制。更備此器。以擊虜馬之足。亦不減宋人
用麻札刀也。蓋虜惟用弓矢一事。我既用弓矢。又用
火鎗。又復用古人之弩之安之矛。則虜之長技。一衣
非。身。外。口。饜。干。百。步。之。水。矣。衝突不待短兵接而

茶法

章潢

圖書編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
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寢起。遂使
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議者猶欲
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
之繇。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為利乎。其
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故在也。使能師其
遺意。稽截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訊察
以時。碣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

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運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不可加之意乎。昔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是存乎其人耳。

洪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課一。計可得茶萬九千三百觔有奇。令有司市易。審馬詔從之。宣德中茶戶上訴年深茶朽戶多死亡。其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賦償不堪。乞賜減免。上諭尚書郭敦曰。宋陳恕為三使司。稍增

茶課。當時非之。今歲額決不可增。他役定當減免。蓋茶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市易之用也。按市易未必利。而增課給役。害有不可言者。楊忠愍及茶戶皆痛言之矣。

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不可加之意乎。昔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是在乎其人耳。

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昔獻言。之矣。茶萬九千三百。勛有奇。今有司市易。必味而會。藉。餘。外。害。育。不。可。言。昔。對。出。想。及。茶。日。蓋。茶。匪。置。人。資。之。不。以。為。市。是。之。用。也。對。市。是。木。茶。精。當。却。非。之。今。遠。賤。夫。不。可。會。也。對。宜。當。如。良。

國朝茶馬畧

謝肇淛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番。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為。奸。商。齟。齬。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疴。病。殘。疾。不。堪。騎。乘。直。與。之。耳。非。市。也。

馬政

袁黃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較人掌王六馬。有廋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厥後鄭有小駟之稱。魯有駟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衛文公駟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馬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廐。在民則于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

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羣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百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庶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以負糧食。則漢之馬政

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岍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湖。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復無曩時之盛。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驥驥院。

皆總之以羣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鶻曠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

嬖奏討。或為皇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狃于言百畝之田。可贍百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佔未估。俱發民為業。量起微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于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

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復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因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今當悉收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周

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牡馬一。卽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毋馬過十二歲。卽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繇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須先盡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甸內則償。甸外則不。之意。勿泥今律。處損並不推除之文。蓋軍人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甸內。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毛入官而已。雖在甸外。而飼秣不常。非時馳逐。凌虛致死。爲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失計者。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可用。曷若減市。

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施爾奮曰。蔡九峰書疏。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馬兵政之大者也。國朝馬政之害。先生歸咎襲用安石保法。丘文莊也極言之。此神宗所以致思於文彥博也。先是有科錢買馬之令。文莊因請改馬折價。意以南地當不宜馬。移價北地買之。即折槽折邊便宜之計也。後是馬日減少。太倉邊地無一年之積。折價之誤。恐必有執為咎端者。

馬政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

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卽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卽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互茶馬司。卽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齋者。啓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民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

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克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變之人。脩丈勘均齊之法。某地督亢。某地礪。然後簡牧軍。而以馬給之。每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爲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僱倩遊賣之奸。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

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耕牧。而汾涇寧州與沂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溝涂。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稿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庶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涂盡。而疆域益嚴。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因馬以興屯。終因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虜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議罷馬市

楊繼盛

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土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開馬市。乃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掠如此之慘。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共知。四夷共喻。方今各處兵馬已集。糧草器械已備。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

古今詩話卷五十一
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甲兵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不喚豪傑效用之志乎。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

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馳。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我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不懈天下脩武之心乎。宣大人民懷携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狡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不敢自肆。今馬市一開。而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不可勝言。此不又開邊方通虜之門乎。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不敢

古今論衡卷之十一
變動。今馬市一開。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將來腹心之變。不可勝言。恐起百姓不靖之漸者。此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疑畏之心尚在。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虛實。目中又奚有我哉。恐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者。此也。夫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

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因市馬。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而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恐墮胡虜狡詐之計者。此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

胡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臣又恐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者此也。夫中國之市馬。非以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然則馬市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

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人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人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利。况馬又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賦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土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疏上杖貶。王錫爵曰。言皆治國良規。世廟以為

阻撓何也。未信則以為謗也。馬市遂開。事勢復
狃。上思楊繼盛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
戶主事。三日遷刑員外。尋改武選郎。盛遂疏嚴嵩
十罪五奸。此不可謂非信而後諫也。世廟憑怒。
命鎮撫司即訊待決。此又何也。嗚呼悲夫。施右翼

北虜貢市

王崇古
劉應箕 同議

世廟時俺答淫蒸不道。孫那吉叛祖。來歸乞降。久之
俺答念其孫乞歸。詔縛叛賊趙全來贖。既俺答繫
趙全入朝。王崇古具疏言。虜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上。詔集朝臣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崇古上書。
其略曰。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鸞。
借以媚虜。故其勢必招釁侮。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
年悔禍。且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
誠悃。豈昔日哉虜若奉職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

古今諸論卷之五十一
十五
叛盟於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為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頃部議禁不與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為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

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磺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梟巢兩相讎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携。制曰可。
肅皇帝威。足鞭撻四夷。其許貢市。意存綏靖。非脩和弱計也。而未流之勢。必有如楊忠愍所言者。其議自不可易。故夷狄一門。如魏絳和戎。揚雄諫不受單于朝等篇。盡置不采云。

然渡海以來其爲倭授之而令其載以啗我乘以瞞我。以爲假源源之來。或可規厚利而借偵探之便。又可以窺虛實。此可不問而知也。故無如絕之便。卽不然亦宜布文告以示顯罰。近則十年。遠則數十年。俟其自立。方與脩貢。亦未爲晚。再照邇年以來。閩中奸民。越販視倭爲金穴。每年造大艦而往。以小艇載白鏹而歸。向之巨筏長舸。無一不爲倭有。禍之生也。尚恐言哉。故絕興販以杜亂萌。又今日所宜亟圖者也。顧中國之服夷狄也。在自爲謀。而不在夷之貢與不

貢。夷狄之畏中國也。在先有備。而不在貢之絕與不絕。况彼旣名爲進貢。而我遽爾阻回。則彼得執以爲詞。縱不至挑激速釁。亦恐非柔遠之體。臣以爲宜宣一勅諭到彼。若曰爾國新經殘破。財匱人乏。何必關關遠來。還當厚自繕聚。俟十年之後。物力稍克。然後脩貢未爲晚也。見今貢物着巡撫衙門查。係倭產者。其悉携歸。係出若國者。姑准收解。以見恭順之心。其來貢之人。照舊給賞。卽便回國。不必入朝。以省跋涉勞苦。夫然則旣足以示我中國之恩信。又不墮彼

外夷之術中所謂不絕之絕乃深於絕者哉

文簡此疏即楊忠愍不許馬市之遠識也吾鄉陳

履吉先生亦言倭奴自洪武以來隨貢隨寇後欽

約貢毋過三舟人毋過三百刀毋過三十未幾要

束廢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名為貢而寔偵

我內狀殺掠無度此所謂開戶延寇者也悲哉守

臣之為守矣

